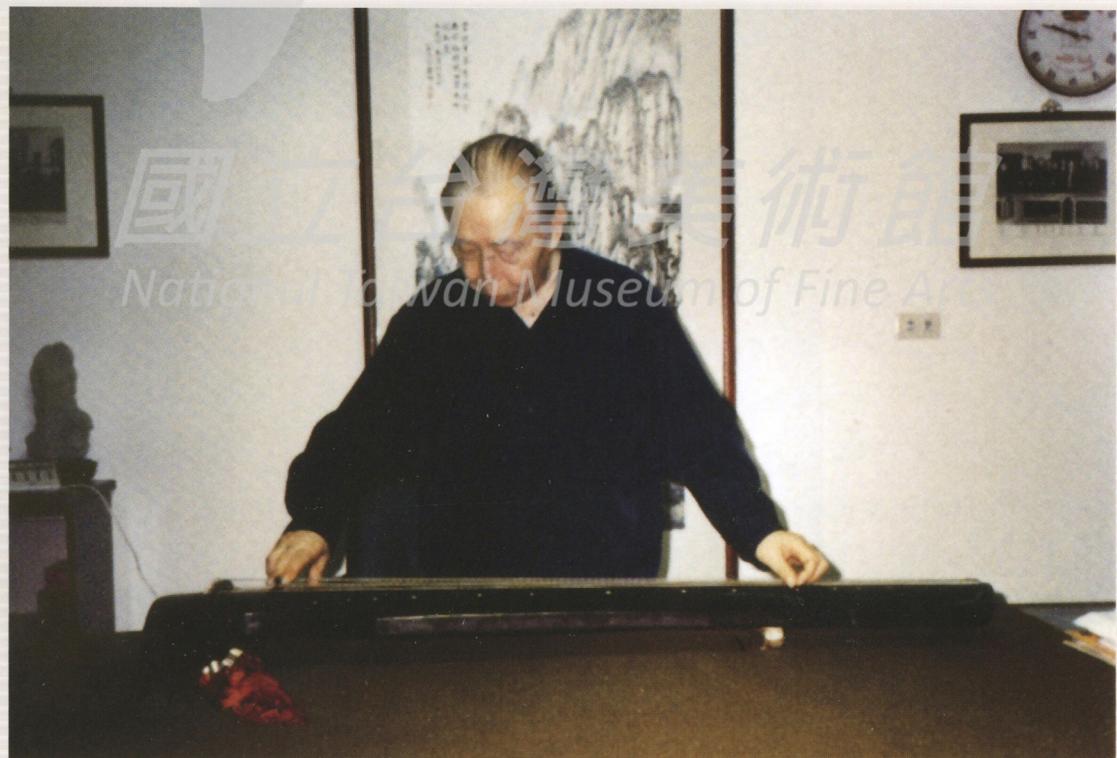


II・北平美專習畫 山水成就半僧

北平美專的正規教育，
奠定了呂佛庭的詩書畫技巧基礎；
千山萬水的遊歷見聞，
開拓了呂佛庭的精神與藝術視野。
在烽火連天的動盪年代，
此名塵緣未了的半僧，
寄身於山林寺廟、古文詩畫之間，
吟哦誦念，描寫記畫，
將一片佛心、愛國心與藝術心，
盡皆投入蜀道萬里的迢迢路途中。

[下圖]
八十四歲時，呂佛庭撫琴自娛。
[右頁圖]
呂佛庭
谿山草堂（局部，全圖見P.61）
1960 彩墨、紙
137×69cm



正規美術教育，開啟繪畫新路



[上圖]
學生時代的呂佛庭，時年二十歲。

[下圖]
國畫及古琴老師管平湖



北平美專原是清末光緒年間軍機大臣、禮部尚書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裕祿的府邸，院宇寬敞，樓台亭閣美輪美奐，校長是當時的暢銷書作家張恨水，教授都是大師級畫家，齊白石、秦仲文、王雪濤、陳緣督、徐燕蓀、許翔階、吳鏡汀等等，對於呂佛庭來說，能一下子親炙眾多名家，還真讓他振奮不已，懷著對未來美好的期望，就在這鳥語花香，蒼翠蓊鬱的校園裡開始了新的繪畫之路。

名師多的好處是能博承眾長，但名師也容易讓學生當「影子」，失去自我創新能力。對自己期許甚高的呂佛庭，並沒有陷入盲目崇拜，他認同許翔階強調的「直接師法古人」、「從宋畫入手」的繪畫觀，在他的引領下廣泛涉獵古法，深入宋元古畫研究，從此扎下厚實繪畫基礎。

北平故宮博物院是這時期的呂佛庭最喜歡、也最常去的地方，在那兒他收藏《故宮週刊》上的古畫印刷品，用心研究、仿臨展出的古畫真跡，對中山公園常舉辦的當代名家畫展更不放過。三年北平美專的生活，他把握每一個可以學習的機會，平日生活極其自律，上學、習畫、練字、看書，只有星期日外出，但那也是出門學習。譬如，他從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張東寅學習漢隸，張東寅為前清秀才，是岳父松齋公的同學，這段時間的學習，為他奠下日後個人書體發展堅實的根底。

呂佛庭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早在十歲那年，他為了求超度去世的母親，即發願茹素念佛，正式皈依三寶，法名「普賢」。所以每當學完了字，他都會順道去西直門彌陀院禮佛。他常說自己前世可能是出家人，五歲母親去世後就一直照顧他的褓姆周氏也篤信佛教，他經常隨其晨昏定課誦經拜佛，自幼耳濡目染，學佛的心念更加堅定，學經也成為他一生不間斷的功課。

就是這麼湊巧，彌陀院的浩修住持也是他的小同鄉，不僅教他如何念佛靜坐，還常為他講《無量壽經》，勉勵他「不要以能畫幾筆為滿足，要發願救渡眾生，超凡入聖，能深入經藏，方能體解大道」。這段因緣對呂佛庭的學佛啟示相當深遠，佛學思想也從此深植他性靈深處。

呂佛庭離家北上的前夕，望婿成龍的岳父曾以家傳明代古琴相贈。在美專課餘之暇，除了與志同道合的詩友組成「重陽詩社」酬唱聯吟之外，平日撫琴吟詩，寄情音律，就是這個離家遊子遣興放鬆的最高娛樂了。而為求琴藝更上層樓，他投拜在也是國畫名家的古琴老師管平湖門下，同時又向鄭穎孫、徐元白等人切磋琴藝。「琴」有獨鍾，呂氏深深癡迷於古琴的高雅清韻中。1936年，他應邀參加南京清溪琴社舉辦的大規模古琴演奏會，精湛技藝大放異彩，即使到現在，中國音樂史中仍稱頌他為古琴名家。

受五四運動新思潮的影響，1930年代的北平文化人大都喜歡三三兩兩去飯館，泡茶座、逛琉璃廠，聽聽京戲、話劇或看電影，甚至談一場時髦的自由戀愛。但呂佛庭完全不為這些聲色犬馬的新生活形態所牽動，他選擇像苦行僧一樣閉門磨礪自己，不敢稍怠；只有在晚間和假日

關鍵字

張恨水

張恨水（1897-1967），原名心遠，依南唐李煜詞〈烏夜啼〉中一句「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而取筆名為恨水。

張恨水為章回小說家，二十一歲任蕪湖《皖江日報》編輯那年著手寫作，二十二歲即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南國相思譜》，二十七歲便以融合章回與西洋小說技法的小說《春明外史》一舉成名。在五十多年的寫作生涯中，一共發表了一百多部中、長篇小說，為十分多產的作家。

張恨水的小說融古今中外文體於一爐、情節複雜而起伏多變，極受民間歡迎，亦被視為鴛鴦蝴蝶派代表作家。除了《春明外史》外，《金粉世家》、《啼笑因緣》等代表作皆曾改編成電影與電視劇。

北平美專位於北平東四十條21號，原為清末權貴裕祿的府邸，為張恨水於1931年創辦，並任校長，後於1935年停辦。



張恨水像

看山圖

癸巳冬月



到銀樓設計飾品以賺取生活費用時，每路過茶坊就會駐足半晌，聽那票戲者的即興演出，久而久之卻也琅琅上口，還能和著節拍唱上幾段。

技精於專，業成於勤。1934年呂氏以優異成績自美專畢業，不只參加河南省全省美展等畫展，還在北平慧文中學舉辦了人生的第一個畫展，其中大部分是工筆人物和仕女畫，還有部分仿古山水畫。其中最震撼人的作品，為耗時二十六天才完成的仿仇英〈仙山樓閣圖〉。這場畫展，校長張恨水和許多師長、藝術界前輩、老師管平湖都一起親臨展場，給予呂佛庭很高的評價和肯定，這更堅定了他要傾畢生精力於書畫藝術創作的決心。



呂佛庭
孤亭撫素琴
1984
彩墨、紙
90.5×34cm
款識：
極目江山遠
孤亭撫素琴
脫然無俗累
當下即禪心

呂佛庭 看山圖 1953
彩墨、紙 56×26.5cm



[左圖]呂佛庭《夢中寫夢》1954 彩墨、紙 69×26cm

款識：幾聲彌陀感佛靈 脫然身似一葉輕
騰空翱翔若生翼 翩翩無碍接蒼穹 俯瞰碧波綠樹合 天光水色皆翠青
樓閣相連排雲疊 金碧輝皇何玲瓏 緋蓮萬朵齊爭放 芬芳馥郁滿湖中 級扇輕搖懸巖上 隨心所欲景無窮 直疑誤入西方世 歡喜贊嘆造化工
萬慮都蠲悟至樂 不著色相豁然通 回首混沌夢初覺 感激佛恩淚欲零 宇宙萬有皆幻化 但願常夢不願醒

[右圖]呂佛庭《飛瀑落松溪》1960 彩墨、紙 98×15cm

款識：山間飛瀑落松陰 獨坐茆軒撫梧琴 莫謂曲高知者少 欣逢野鶴解元音



[左圖]呂佛庭《夢中寫夢》1954 彩墨、紙 69×26cm

款識：幾聲彌陀感佛靈 脫然身似一葉輕
騰空翱翔若生翼 翩翩無碍接蒼穹 俯瞰碧波綠樹合 天光水色皆翠青
樓閣相連排雲疊 金碧輝皇何玲瓏 緋蓮萬朵齊爭放 芬芳馥郁滿湖中 級扇輕搖懸巖上 隨心所欲景無窮 直疑誤入西方世 歡喜贊嘆造化工
萬慮都蠲悟至樂 不著色相豁然通 回首混沌夢初覺 感激佛恩淚欲零 宇宙萬有皆幻化 但願常夢不願醒

[右圖]呂佛庭《飛瀑落松溪》1960 彩墨、紙 98×15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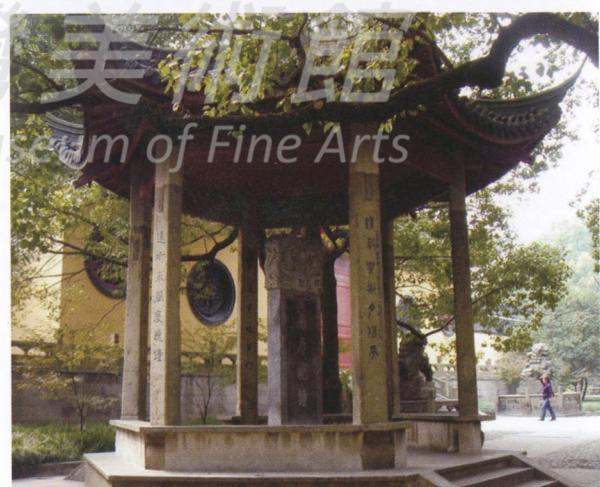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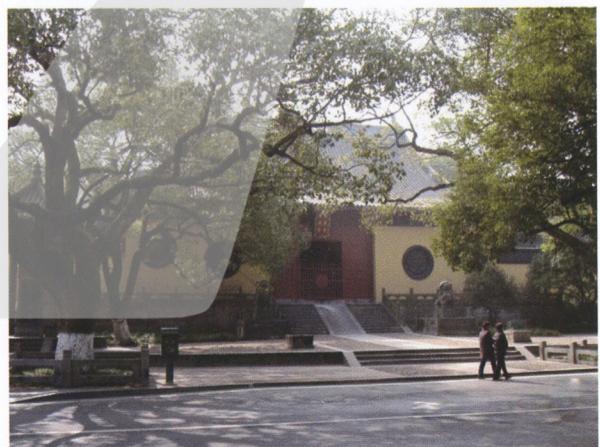
款識：山間飛瀑落松陰 獨坐茆軒撫梧琴 莫謂曲高知者少 欣逢野鶴解元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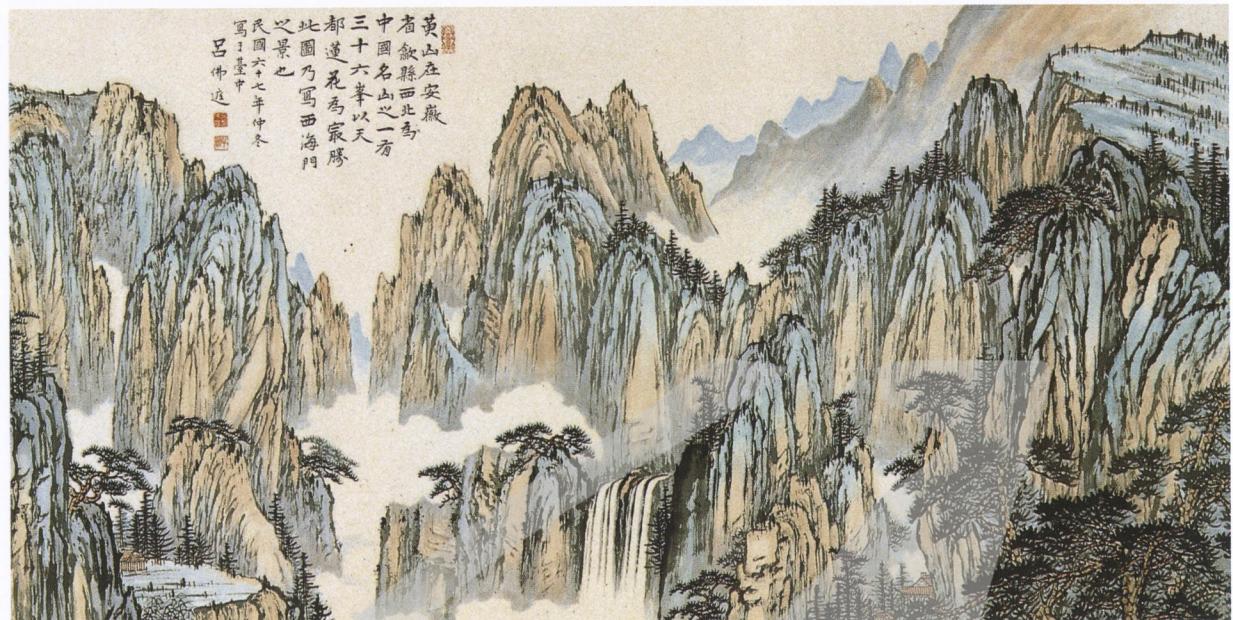
呂佛庭《松下觀瀑》1987 彩墨、紙 90×180.5cm 國立台灣美術館藏
款識：群峰競秀色 千瀑放銀花 獨坐松谿靜 鐘聲落暮霞

越過千山萬水，出家屢屢未成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美專畢業後的呂佛庭，因局勢動盪，學潮迭起，並不汲汲於就業，他打定主意先遊歷名山勝水，見識大千世界。於是在回河南探親後，便開始了他長達兩年的行旅。他先遊河南輝縣百泉，在河南博物館舉辦個展；1935年和省內書畫家譚方成、喬懋卿、徐元白、曹一民等人組成書畫研究社，偕同譚方成等畫友結伴遊黃山；次年遊南京、上海及南陽騎立山、建頂山等，並在南京舉辦一場個展；同年10月暢遊杭州西湖，好友徐元白引介他到西湖兩大名刹之一的靜慈寺。始建於後周顯德元年（954），至今已有一千餘年歷史的靜慈寺位於北山路，與西湖相映，遙對白蛇傳雷峰塔。放眼接天蓮葉，荷花映日，



[上圖]有千餘年歷史的名刹靜慈寺
[下圖]遠近馳名的靜慈寺南屏晚鐘



呂佛庭 黃山西海門之景

1978 彩墨、紙

69×135.5cm

款識：黃山在安徽歙縣西北為中國名山之一 有三十六峰 以天都蓮花為最勝 此圖乃寫西海門之景也

環境清幽；寺內，「南屏晚鐘」的鐘聲在群山碧空中迴盪，讓人俗慮盡消。少年時期就曾有出家念頭的呂佛庭，此時再次興起剃度的念頭，但因該寺方丈的勢利，以致出家未成。

儘管如此，這趟江南遊深深吸引著從小生長在中原的呂佛庭，碧波千頃的湖光山色，讓他不由自主的寫生賦詩，收穫甚豐。



28

[左頁下圖]

呂佛庭 黃嶽翠巒

1985 彩墨、紙

90×181cm

款識：黃山在安徽歙縣西北 有三十六峰 以天都蓮花最為偉峻 卓筆峰蒲團松及西海門之雲海皆為斯山之奇觀 余於民國二十五年秋既遊杭州 復遊黃嶽 光陰荏苒 轉瞬五十年矣 憶寫其狀 弗禁神馳



[右圖]

呂佛庭

黃山天都霽雪

1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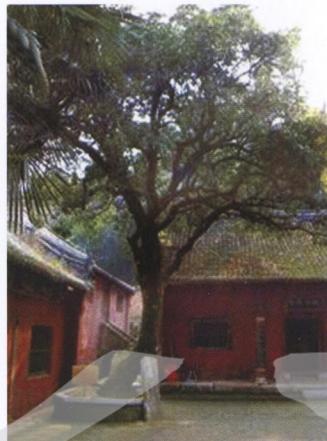
彩墨、紙

134×68cm

款識：千尋巍巍天都峰 猿鶴幽棲萬壑松 何日重遊躋絕巘 海門不鎖倩雲封



呂佛庭當年靜修的河南
鎮平菩提寺一景



[中上圖]
在呂佛庭「月照空庭鐘
磬寂，清風一陣桂飄
香」詩中，送出清香的
百年桂花樹。

[右上圖]
晚年呂佛庭詩中還常常
掛念起的那棵古銀杏樹

可是，就在他遊興方歇返抵家門不久，震驚全國的西安事變發生了。唯恐烽火波及，他走避河南鎮平縣杏花山的菩提寺。菩提寺雄深清靜，是個靜心潛修的好地方。早晚幫忙灑掃環境，誦經禮佛，閒來，他作畫寫字、研讀先秦諸子，用心記錄讀書劄記，詩作中處處洋溢著學佛的靜觀和喜悅：

法華一卷坐禪堂，靜裡悠然百慮忘；
月照空庭鐘磬寂，清風一陣桂飄香。——〈深夜靜坐賞桂花香〉

【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發生於1936年12月中，為東北軍領袖張學良與西北軍領袖楊虎城，軟禁當時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與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蔣中正，迫其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而發動的兵諫事件。

1935年9月，蔣中正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令擔任副總司令的張學良調東北軍進入陝甘剿共，但損失慘重；翌年，張學良與共軍祕密接觸，並於山城堡戰役之後公開聯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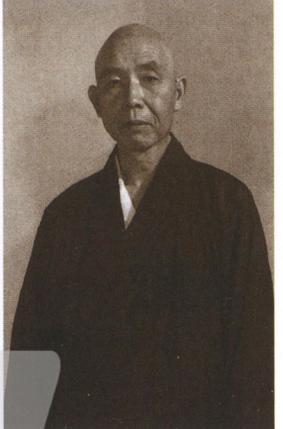
1936年，張學良多次進諫蔣中正停止內戰，齊力抗日，但蔣中正仍堅持剿共；12月，張學良便聯合楊虎城軟禁蔣中正，最後以達成抗日先於剿共的六項協議和平落幕。

西安事變後，日本加速其侵華計畫，半年之後，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七七事變）爆發，揭開了長達八年的中日戰爭序幕。



蔣中正與張學良攝於西安
事變前 西安事變舊址張學良公館

己巳仲春寫茅屋入定圖於
臺中東山呂佛庭



呂佛庭落髮像

呂佛庭
茅屋入定圖
1989
彩墨、紙
73×45cm

他松下靜坐，禪堂日誦法華經，在菩提寺脫離塵俗的靜修禪悟下，再次萌生出家的念頭。

有一天，他沐浴落髮，穿上進城新做的一件大領僧服（海青）來到堂前，寺裡知客「洗凡」法師驚訝地看著他，莊肅地對他說：「居士如



呂佛庭 黃山松雲通景圖

1987 彩墨、紙
178×90.5cm

國立台灣美術館藏

款識：黃山在安徽歙縣西北
亦名黃嶽 世稱三十六峰 雄
奇幽秀並兼眾美 實為海內名
山之冠 而天都蓮花雲海松濤
尤為勝絕 語云黃山歸來不看
嶽 沔不虛也 余賦詩頌之云
天都萬仞對蓬峰 猿鶴幽棲眾
壑松 何日重遊躋絕巘 海門
不鎖雲來封

此年輕，正應為國服務，……居士一旦出家，寺裡的職務就得分擔，像我擔任知客，每天迎來送往，與妓女有什麼不一樣？莫說要用功進修了。」「居士若不正式出家，在寺裡做半個和尚，則可以不必事事聞問，時間還可以自由安排，畫畫彈琴多自在！」說法有些驚人駭俗，但句句實在。經這番開示，呂佛庭暫時放下出家的心念，卻從此以「半僧」為號。這一年多的隱居生活，對其日後的心性、氣度涵養，倒是頗多助益。

山居靜修的日子雖然美好，但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上的槍砲聲，打破了這難得的寧靜。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翌年戰火蔓延，呂佛庭認為佛教主張救世度人，但救世必先救國，於是接受縣城朋友邀請，下山參與組織抗敵救國後援會，他將全部畫作義賣，且把妻兒的金銀首飾悉數捐出，一邊發動募捐，支持漢口《掃蕩報》的抗日文宣經費；一邊成立話劇團，到各地巡迴義演宣傳抗日，鼓舞士氣，以實際行動投入救國運動。



34

而這場漫漫慘烈的抗日戰爭，不僅敵我實力懸殊，而且少有國際奧援，可說艱苦卓絕。到1939年秋天，日寇逼近河南省境，這時呂佛庭因為不習慣官場生活，從河南省政府民政廳祕書的職位上辭職，被迫再次離家避難。1940年5月輾轉逃難到臨汝，他順道遊歷了中嶽嵩山、10月遊遂平縣嵖岈山與泌陽銅山，作嵩山二仙洞圖。1941年正月為躲避日軍而上魯山，4月遊香嚴寺及湖北省武當山等地，作武當寫生冊。8月，則應河南省源潭中學之聘重執教職，不料禍不單行，戰亂還未結束，黃河水患和旱災卻於次年接踵而至，大批災民背井離鄉，食不果腹。呂佛庭四處奔走救災，並在

學校發動施粥活動，賑濟災童。

1943年，他轉任唐西中學，完成八十幅歷代名將圖。隔年，他攜圖至陝西西安轉四川成都、重慶等地舉辦畫展，希望用這些忠貞愛國將領的故事激勵民心士氣。然而，即使是這樣動盪苦難的日子也難以維繫，戰火迅速延燒到洛陽和鄭縣，他只好辭去才僅僅工作半年的教職。



國立台灣美術館 陸行舟返，寫成蜀道萬里圖記

1944年，呂佛庭藉往大後方避難之便，仿效徐霞客「陸行舟返」，從河南魯山徒步西行經西峽口入武關過秦嶺，由劍門棧道入川；關山萬里，水路兼程，半年時光中，呂佛庭猶如雲遊僧一般，沿途掛單山林寺廟，與野老品茗，高僧為侶，隨緣行腳，就地寫生，秀水青山盡入畫，作華嶽、太白、青城、峨眉寫生山水多幅。特別是那務實求是、追根究柢的習慣，促使他每到一個地方都會查閱當地縣誌，考證所見所聞，擇

[左頁圖]
呂佛庭 長白山 1979
彩墨、紙 135.5×69cm
款識：九秋霜木齊爭妍 長白山
頭雪燦然 天鑿龍潭明似鏡 三
江分派一源泉
長白山即古不咸山 又名徒太山
韓國呼白頭山 在我國東北吉林
南境 拔海八千九百尺 頂有湖
曰圓門泊 俗稱龍王潭 為鴨綠
圖門松花三江之源

35



呂佛庭出版圖書與部分日記手稿

陽西北山廣慈寺暫住，沒想到一住就是一年多。在這期間，他整理了半年來水陸遊蹤蒐集的資料和手稿，作八十多幅山水、人物、仕女畫，並著手撰寫《蜀道萬里記》一書，1946年春天完成〈蜀道萬里圖〉長卷山水，《蜀道萬里記》也全部完成。

雖然從北平美專時期即開始鑽研山水畫，但讓呂佛庭真正將重心放在山水畫上的，卻是這一趟萬里行程，讓他有機會將以前學過的傳統繪畫技法與遊歷所見的山水加以對照、揣摩，並將保留昇華的東西揉進個人風格。這一傳奇行程在他的詩歌中徐徐展開，艱辛、驚險、瑰麗、豪邁從詩句中躍然而出：

芒鞋竹杖入武關，山嶺崎嶇路難攀，
秦嶺四月桃始放，高處重綿不勝寒。

要記錄於日記中。

1945年，海波公去世，呂佛庭只好中斷旅程，由四川乘船出三峽返回河南。當時日軍離家不到百里，他處理完父親後事在家只短暫停留一周，即束裝前往南

聞道藍田多美玉，摩詰別業在輞川。

西京繁華比唐漢，門雞走馬笙歌喧。

雁塔崢嶸似雙闕，曲江無水亦無船。

.....

一拳屹立石堡間，四無附麗若孤懸。

飛樓七層倚岩構，門前常泊萬里船。

夔門世稱天下險，峭壁萬仞難攀緣。

江水滔滔流不住，波翻浪滾成渦漩。

猿猱欲渡愁無計，鳥飛不下向日邊。

.....

日月蔽虧天一線，十里九折江回環。

.....

此行萬里酬壯志，玩奇不覺行路難。

大好河山須保持，慎守勿失萬萬年。——〈蜀道萬里圖歌〉

關鍵字

徐霞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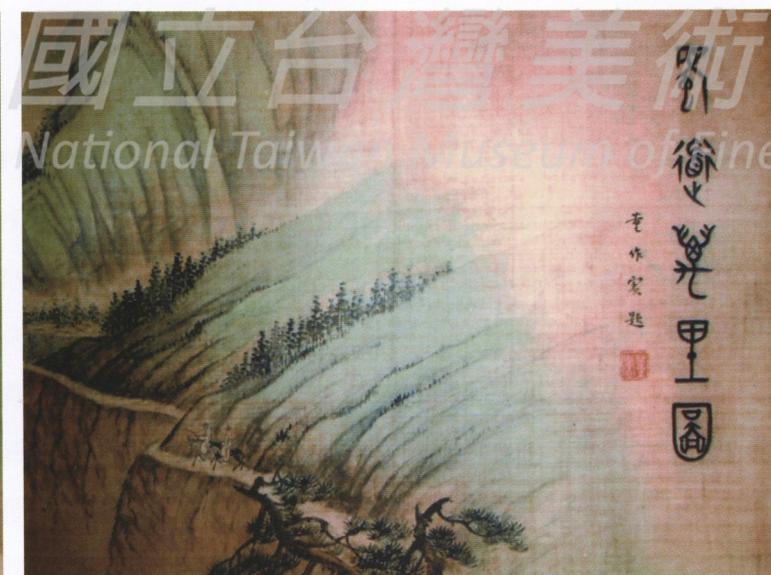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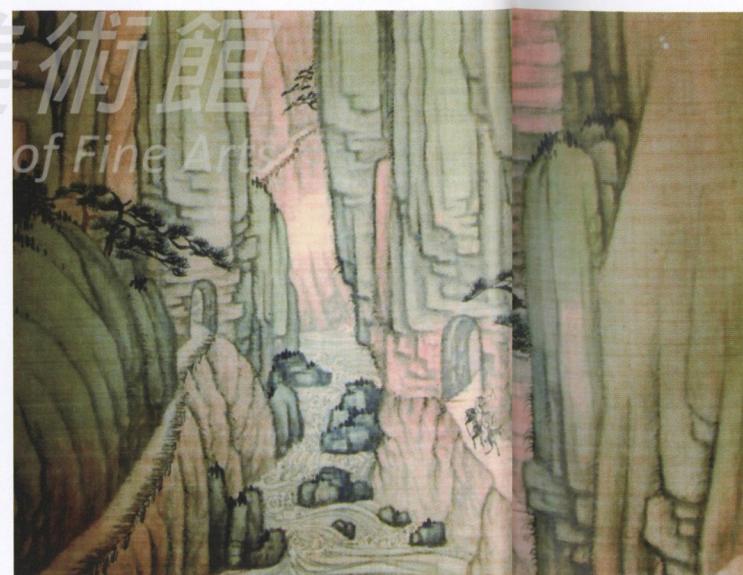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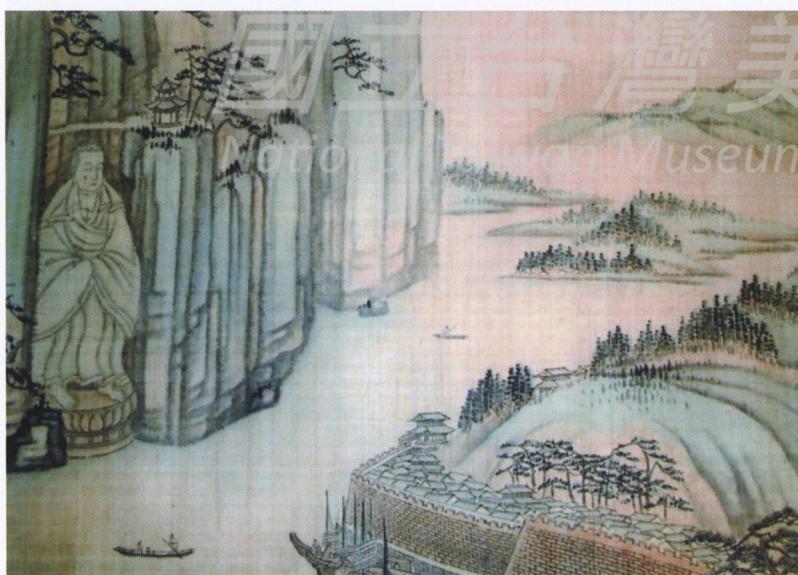
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字振之，號霞客，江蘇江陰人，為明代著名旅行家、地理學家與遊記作者。自二十二歲起出遊，一生行跡遍布河南、河北、山東、山西、江蘇、廣西、雲南等十七省，沿路記載其水文、地質、動植物、農漁業、氣候、運輸等概況。五十三歲遊歷至雲南時罹足疾，去世前曾囑咐其外甥整理原稿，但後來因清軍入城時而被毀大半，遺篇經後人整理為六十餘萬字的《徐霞客遊記》。

徐霞客的遊記兼具科學與文學價值，除詳細考察當地人文地理概況、為後世研究提供可信依據外，其日記體文字亦細膩生動、注重情景與感受，寫景寫情皆具個人風格，後人視之為奇書。



徐霞客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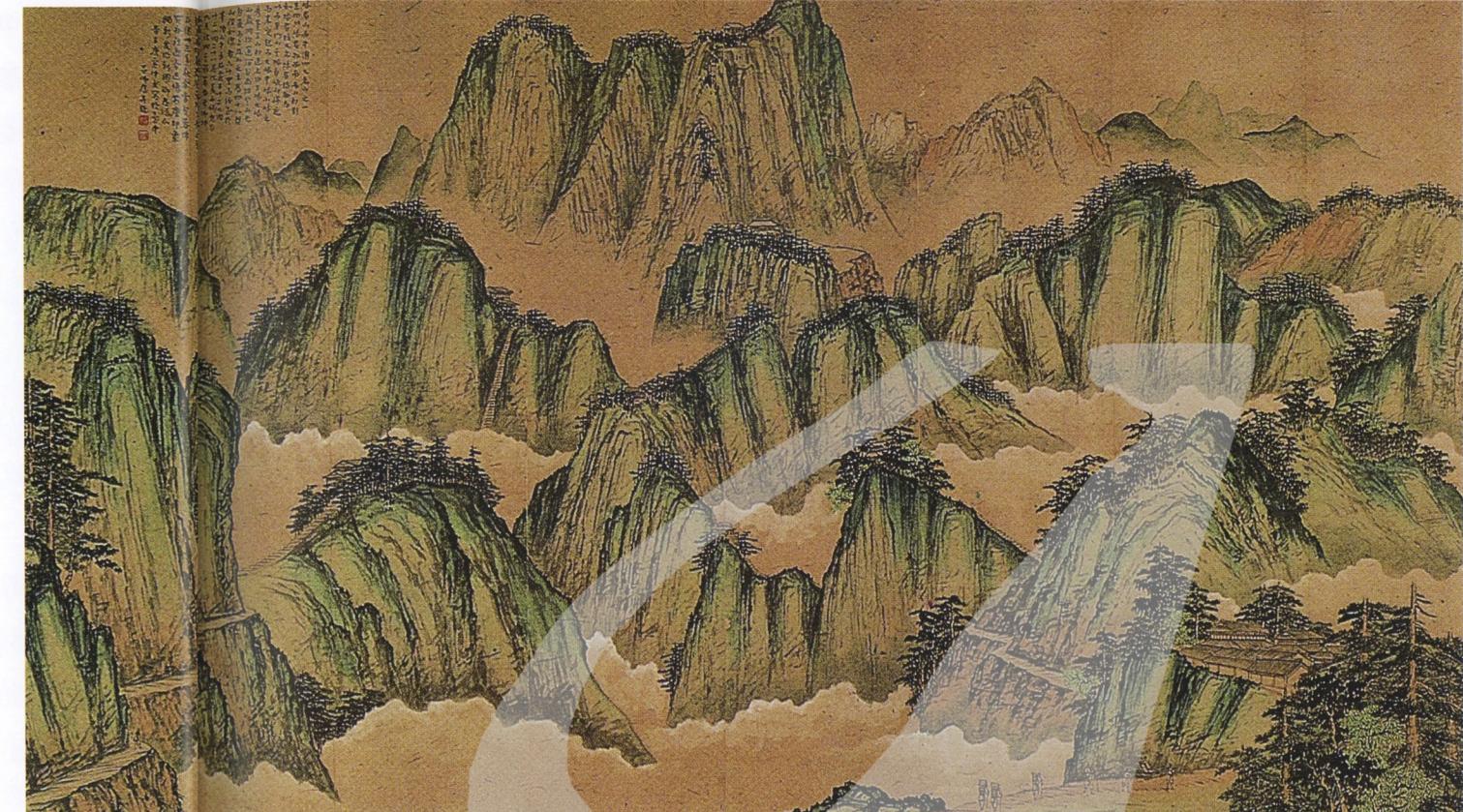
1945年，八年抗戰終於以勝利結束，呂佛庭攜帶入川遊歷及廣慈寺所繪畫作前往開封、武漢、西安等地舉辦畫展，順道遊歷武漢地區名勝，其間也應聘南陽師範任教幾個月。



呂佛庭
蜀道萬里圖
(局部)
1946

畫展中，〈蜀道萬里圖〉最受讚譽，此圖長60尺，寬1.2尺，以仿舊絹繪製，小青綠設色，從陝西武關畫起，經秦嶺、西安、華山、太白、劍閣、成都、青城、峨眉、重慶、萬縣、巴東、荊山畫到湖北保康縣板倉河，畫中收錄了沿途重要景點。蜀道風光盡收眼底，江河壯闊，氣魄磅礴，經過國土險遭淪喪，劫後餘生的人們猶能從這幅畫中體會到祖國大好河山是如此雄壯秀美。這件作品以長披麻皴和馬牙皴貫穿全幅，下筆俐落，結構穩重密實，偏理性的布局，卻另有一份空靈典雅，堪稱是他階段性的代表之作。

畫展結束後，本以為漂泊的日子就此結束，又可以拿起自己的畫筆，情繫自然山水之間。孰料國共戰爭卻又開始，呂佛庭應台東侄兒蘭堂邀請，在1948年6月，自西安轉漢口，東下南京，再由上海渡船來台。本以為這只是一次和往常一樣的遊歷，沒想到竟會是近半個世紀望海興嘆的分離。



呂佛庭 峨眉山通景
1950 彩墨、紙
120×210cm

繪畫風格的醞釀與發展—— 以古為師、以自然為師時期

呂佛庭在1966年發表的〈半僧傳〉一文中，分析自己的畫風道：「余在民國二十五年以前，是以古為師；二十六年至三十九年是以自然為師的階段；三十九年到現在（五十五年），是以心為師的階段……。今後，我還希望更上一層樓，能再走到無心絕相更高的境界。」此後，研究呂師繪畫風格發展的學者或學術單位莫不以此為依據，或略作調整。

呂佛庭幼承庭訓自學啟蒙，從花鳥人物入手，繼而進入基督教中學接受西式美術教育，再到美專接受正式畫家養成訓練，直至畢業後遊歷江南到抗日戰爭前，都是其追隨古人，師法歷朝諸大名家，積極攝取傳統養分的時期；創作題材方面，前段多畫人物和花鳥，後來師法五代、

北宋山水，山水部分的作品漸增；作品形式以師古造境為多，師承範圍非常廣泛，皴法主要博採古大家之長，可謂之「集大成」理念的法古期。所以畫家本人把1936年以前訂為「師古階段」。這也是他個人畫藝成長、茁壯的重要時期。

呂佛庭把「以自然為師」的階段訂在七七戰火肇啟至來台初期（1937至1950年）這個階段，原因是在這期間他為避烽火流徙萬里，行跡遍及大江南北，沿途寫生、筆記，從景物中體驗造物之奇，從師古人、師自然中提煉出自己的面貌，逐漸將創作重心轉移到山水畫。他作〈蜀道萬里圖〉，攜八十幅歷代名將圖、人物、花鳥畫與部分山水畫往開封、武漢等地舉辦畫展，最後還攜帶近百幅山水畫來台。「師古人不如師造化」，他覺得這漫漫十四年間，大自然這位活老師讓他得以印證往昔所學諸大家之筆法，開闊了他繪畫方面的視野和胸懷。

1991年，省立美術館（國立台灣美術館前身）委由黃冬富作《呂佛



[左圖]
呂佛庭
商山四皓圖
1947 彩墨、紙
151×70cm

[右圖]
呂佛庭 五老圖
1946 彩墨、紙
237×94cm
款識：
四十年來面目非
舊圖展玩猶依稀
南陽梅屋實堪念
萬里飄零何日歸
此圖寫於民國三十五年
倏忽四十周年
余自大陸渡台攜畫百幅
僅存此圖 因保存不慎致污損如此
彌可惜也

庭繪畫藝術之研究》，因鑒於現存呂佛庭來台以前（1948）之早期作品，除流落美國的〈蜀道萬里圖〉外，碩果僅存的只有1947年所作、凸顯其淡泊高潔、寡慾無爭之本性的〈商山四皓圖〉與〈五老圖〉，兩圖風格近似，皆為避世高士題材，淡雅出塵，雖已具畫家個人面貌，但在布局，山石與林木的母題上，均可看出古代諸家的影子，所以他們把呂佛庭這個時期仍列為風格發展的「師古期」，把第一階段時間拉長到1948年來台之前。

此兩件作品人物姿態可掬，形貌各異，眼神表情互相呼應，筆意清靈，描寫細緻；峰巒石岩，皴法參雜披麻、馬牙和折帶，勁挺有力，虛實空間之經營幾乎無懈可擊。特別是〈五老圖〉中，大片中鋒直線長皴放筆直掃的山峰，用筆縱逸瀟灑，環接中、近景，皴筆烘染特深，充滿量塊感的巨石，氣勢十足，動人心魄。整體造景布局奇峻、嚴謹周密，樹石姿態用筆用色巧費心思，為前期風格之典型作品。而若依畫家自己的風格分期，尚應包括1949年〈獅山櫻徑〉（P.53），1950年〈峨眉山通景〉、〈長江三峽通景〉及〈聞雞起舞〉（P.52）等來台初期作品了。

